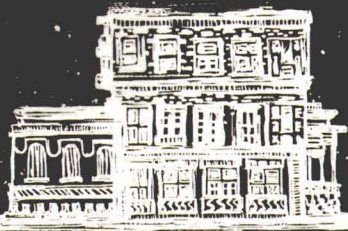


告别的年代

你在读这本书。
这是一部小说，长篇。
它看起来很古老，
但几乎找不到被翻动过的痕迹。
它的页码居然从222开始，
似乎这书的第一页
其实是小说的第222页……

黎紫书 著



新星出版社
XINING PRESS

告别的年代

黎紫书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告别的年代/黎紫书著.-北京:新星

出版社,2012.3

ISBN 978-7-5133-0532-7

I. ①告… II. ①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05621号

著作权登记图字:01-2011-6706

告别的年代

黎紫书 著

责任编辑 林妮娜

特邀编辑 黄渭然

责任印制 付丽江

装帧设计 韩笑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出版 新星出版社 www.newstarpress.com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印刷 三河市同力印刷装订厂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10.5

字数 214千字

版次 2012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0532-7

定价 29.5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序 艰难的告别 黄锦树 1

第一章 11

第二章 27

第三章 45

第四章 61

第五章 81

第六章 101

附录	为什么要写长篇小说？	董启章	317
后记	想象中的想象之书		311
第十二章			291
第十一章			259
第十章			219
第九章			183
第八章			153
第七章			125

序
艰难的告别

黄锦树

在文学条件异常贫瘠的马华文坛，不管从什么角度看，黎紫书都是个奇迹。在马华文坛，她之崛起是因为她以二十余岁之龄、在短时间内连续获得国内外（尤其是马来西亚与台湾地区）的文学大奖（尤其是花踪文学奖与《联合报》文学奖）。而她既不是本地大学生、留台生；她的学历并不高，没有大学学历，很长的一段时间她的本职是记者，却能在两地频频得奖。黎紫书的传奇性，《黎紫书现象》有淋漓尽致的表达：

经过结算，由第三至第七届花踪，黎紫书摘走的奖项计有：
三届马华小说首奖、四届小说推荐奖、一届世华小说首奖、一届散文首奖，以及一届散文佳作奖，而且连续五届从不落空。

……

由初试啼声一鸣惊人，到连中三元，到三连冠，到四连霸，

到冲出马华夺得世华小说首奖，花踪似乎为她准备了一层一层的石阶，还给铺上红地毯，几乎足于（以）将黎紫书衬托得像一个传奇。^①

这种传奇性是确实的，可能也是自有马华文学以来最大的传奇。显然她在文学上具有非凡的天分，也许曾在创作上下了不少功夫。从她已发表的作品来看，她对当代中文小说（不论是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留台）的技术与风格是娴熟的、对人性的曲折隐微，也有相当深入的洞察。整理花踪早期历史、写这篇文章的黎紫书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她当然也有权利得意，那毕竟是她的盛年，那些年她是马华本土文坛唯一的明星，几乎无人可敌。此后她的作品得到国内外评论界相当高的肯定，虽然马华文学在中文文学场域里只能是边缘。王德威说她现有的成绩已足以和早逝的商晚筠（黄绿绿，1952 - 1995）相抗衡，^②这判断并不夸张。迄今为止，她的几个马共题材短篇已可被列为马华文学的经典之作。

但黎紫书也许会问，为什么要把她与商晚筠相提并论？自有马华文学以来，杰出的女作家并不多见。甚至可以说，没有大家、少见名家的马华文坛，名气可以跨出国土边界的并不多见，而商晚筠是第一个在台湾得文学奖的旅台人，是极少数凭实力而有知名度在

①黎紫书编著，《花海无涯》（吉隆坡：有人，二〇〇四），页98~100。

②王德威，《黑暗之心的探索者——试论黎紫书》，收入黎紫书，《山瘟》（台北：麦田，二〇〇一），页8。

外的马华女作家（另两个举得出来的名字是方娥真和钟怡雯，擅长的文类都是散文）。在马华，几乎所有的写作人都是业余写作，泰半栖身华文媒体或华文教育界（少部分是商人、工人），写作生涯要么集中于青年时代（中年以后专注于“正业”）；要么断断续续地写了一辈子，却难见突破。因此黎紫书三十岁前的文学成就，在文学精品不多的马华文坛，其实可说已超越了大部分的马华写作人。但黎的名声，除了凭借自身小说的品质之外，也拜当代媒体之赐，花踪是大马九〇年代方创立的最大的华文文学奖，也是最注重包装和行销者，^①而《联合报》文学奖则让她得以如旅台人一般进入台湾文学场域。就后者而言，她应是温任平之后最重要的“在地的旅台”作家。

出道十多年，除了较不重要的极短篇、散文之外，她先前只出版了两个短篇集子（《天国之门》《山瘟》），作品不算多，确实近于“业余写手”，但那也是马华文坛的常态。物以稀而贵，少而精，胜于多而滥。但就一个作家而言，如果真的以创作为毕生志业，真正的考验也许还在后头。

经过多年努力，她最新交出长篇《告别的年代》，是她的第一个长篇。这似乎是部费解的小说，作者显然不甘于只讲述一个首尾一贯的故事，而布设了相当比重的后设装置。由于程序裸露，“为什么要借用后设装置”成了首要的问题；同样令人纳闷的是，为什

①关于花踪的“奥斯卡”特性，详见林春美，《如何塑造奥斯卡：马华文学与花踪》，收入《性别与本土：在地的马华文学论述》（吉隆坡：大将，二〇〇九），页46～59。

么书名是个历史叙述、论文、报导文学似的标题？

小说分三层叙事，“杜丽安”（小说人物）的故事、住在五月花301号房的“你”（小说人物，也是第一层叙事的读者）的故事、作者——评论者的叙事。前者作为小说人物被后者阅读，但后者也被我们阅读。然而小说里的第一个杜丽安和“你”一开始都在读一本书，读《告别的年代》，那他们岂不都是在读自己的故事？还是说，那不过是“角色的人生不过是被写下的故事”的委婉说法而已？况且，第一个杜丽安实际上并不读书，小说一开始时的《告别的年代》似乎是她读的唯一的一本书。因此，“杜丽安读着《告别的年代》”不过是“杜丽安的故事开始了”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另一方面，小说中被阅读的《告别的年代》开始于513页，我们读到的这本可没那么多页。小说开始时一再强调513，且明确是那标示大马当代政治史上的分水岭、发生于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因国阵选举失利引爆的种族冲突的513事件；小说中杜丽安生命的转折正始于5·13当日，因疯汉持脚踏车袭击为黑道角头钢波所救，而下嫁为继室。如此说来，这是个国族寓言，寓意华人经过513后“委身下嫁黑道”为继室，而辗转掌握经济？看来也不太通，这513符号大概也是个假靶，误导刻意求深的读者而已。

小说中篇幅最多、刻画最完整的确是这个“杜丽安”的故事，写一个小女人从底层往上爬，从戏院的售票小姐一跃而为酒楼的女掌柜。写她的婚姻、她与丈夫、继子继女的互动，她的偷情、她的经营才能等，都可圈可点。这部分确可以看到黎紫书老练的说故

事技巧，也写活了一个旧时代，那因锡矿开采而繁荣起来的华人市镇“锡埠”（应系怡保）。个中风土人情，市街景观，人的欲望流布，爱恨情仇。小说中的语言接近于黎二〇〇〇年的短篇《州府纪略》，既反映了中马（雪兰莪州、霹靂州）一带华人以粤语为口头语的言语事实（这迥异于南马的闽南方言优势），也再现了中马华人与香港通俗文化（诸如电影、戏剧）间的深刻关联。另一层叙事中出现的“你”作为“杜丽安故事”的读者，住在廉价宾馆五月花301号房，这故事的现场曾出现于黎一九九六年的传奇故事《推开阁楼之窗》。那是另一个底层的家庭故事，另一段爱情故事。此外，就在第一章的末尾，小说展现它的第三层叙事，这部分设计了它的作者，另一个杜丽安，化名韶子；及评论者第四人的评论与叙事参与。这后设装置的使用到底有什么功能？极少部分影射了黎紫书的崛起、文坛的恩怨，但虚多实少。其余更多的部分是不是企图让“杜丽安的故事”复杂化、借以缝合两层不同的叙事？就小说而言，可能不见得是利多。除非小说能真正地匿名出版，否则不免于人“此地无银三百两”之感。况且作为程序裸露的技艺，后设手法本身的变化有限，很容易陷入自身的套套逻辑里。

小说难得地加了个后记《想象中的想象之书》，解说何以要写这部长篇小说——这一代华文小说写作者普遍的长篇焦虑——商晚筠不也写了个未终篇的《跳蚤》？然而纵使不写长篇，其实也于黎紫书无损。马华文学史可没什么长篇经典。但黎在后记中可没有说明“告别的年代”究竟何以告别、向谁告别、告别什么。如果从

小说中难以找到线索，理由可能就在小说之外、私人领域内吧。不管是怎么一回事，告别总是艰难的。

希腊导演 Penny Panayotopoulou 的片子 *Hard Goodbyes: My Father* (台湾译为《童年旧事》，直译《艰难的告别》) 是个告别的故事。很黏父亲的小男孩与常出门在外、任旅行推销员的父亲相约看美国人登陆月球的转播。当父亲因车祸猝逝之后他无法接受，拒绝参加葬礼，既扮演父亲给不受家人欢迎的奶奶写信，努力保留父亲的遗物，仪式性地重建他的在场、扮演他与“我”对话。一直到登陆月球转播的那天，他仍苦苦等待父亲的电话，直到那个历史时刻，幼小的心灵方勉强接受父亲其实早已“登月”去了。电影片尾出现导演传记性的献辞，献给他的父母，“他们教会我如何去爱，但没教我如何告别。”

希望黎紫书借由这部小说成功地告别想告别的与该告别的。毕竟那是一种哀悼的工作。

你在读这本书。这是一部小说，长篇。作者在后记中提到“写这样一本大书”，“大书”是值得斟酌的字眼，你极少看见任何小说作者如此形容自己的作品，那该是评论家的用词，它应该出现在“前言”或“序”的部分，而由作者本人道来便予人不太谦逊的印象，是有点失礼的。

于是你猜想这书的作者若非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写手，便是一个颇有成就的老学究。他们都有点自诩过高，有点自恋，或起码相当地自以为是。

但你不晓得该怎样去印证自己的揣测。因为这是一本残缺的书。或许它也是一部残缺的小说。当你无意中发现它的时候，它已经是那样了——精装本，外表看来完整无缺，锈绿色的外皮上只有几个烫金楷体字“告别的年代”。它看起来很古老，书页已经受潮发黄，但几乎找不到被翻动过的痕迹，而且打开后还有一股油墨味道扑鼻而来，好像它自印好以后便热烘烘地被搁在那里，因为从未被人翻动过，便封存了那一股只有刚出炉的新书才会有的味道。

这书没有扉页。你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翻来覆去地找。可它真的没有，甚至也没有版权页，没有书名页；既没有标明出

版者，也找不到作者的姓名。更奇怪的是它的页码居然从 513 开始，似乎这书的第一页其实是小说的第 513 页……

这很怪异，你被吸引住了。一本从第 513 页开始的。你禁不住蹲在那里开始读了起来。

一九六九年陈金海观看影片《荡妇迷春》时心脏病猝发。时大华戏院虽全场爆满，唯观众正专注观赏影片，无人发现陈氏病发。最终陈氏因抢救不及而当场毙命，此事在埠内街知巷闻，轰动一时。

这是《告别的年代》全书的第一段文字。这些叙述看来很中性，你觉得它可以是一段开场白，也完全可以是一部长篇里的某段文字。

那时候你甚至尚未意识到这是一部小说。这些该死的中性文字，它们读起来更像是绝版了的《南国电影》里某个小栏目的段落。你认得出来这种文体和读感，那语言有股旧时代的陈腐味，蘸饱了南洋的蕉风椰雨和侨民们的风流韵事。这类文字现在还会在某些周刊小报里出现，它们特别适用于讲说埠城旧事，或追念已故的社会贤达，或怀想当年埠间的奇闻轶事，或暧昧地指涉坊间的旧风月老相好。

你一直以为这是一种正在消失中的历史语言，一种适合为祖父辈撰写传记的文字，所以在初看这段似是而非的“引言”时，你很自然地把这书划为“史册／传记”类，以为它是多年前某乡团（也

许是陈氏乡会，或是客家会馆）自资出版的刊物。很可能是为纪念某届会长显赫的家族，由会内某个戴着黑框眼镜，文采较好（并且在报社内当资深记者）的秘书负责撰文，由“陈金海，广东大埔人，一九〇三年生，卒年一九六九……”开始，煞有介事地写了个洋洋洒洒。

倘若真是那样的一本纪念刊，那么这书的作者是谁，似乎便没有追究的价值了。你可以想象那人如今已七老八十，假如没有患上老人痴呆症，则目前很可能仍在给某风月小报当通讯员，或认领了一个专栏，负责撰写昔日州府的猎艳趣谈或伶人往事。

然而不管怎么说，一本从 513 页开始的，仍然让你感到怪异。那是编版装订上的技术错误吗？你忍不住翻开书的最后一页。

……杜丽安几番周旋，终于成功将酒楼盘下。重新装潢后的新酒楼于中秋节后开张。杜丽安之弟媳翌年诞下长女艾蜜莉，弥月时亦在该酒楼摆酒喜庆，当晚宴开八十八席，高朋满座，名流云集。

如此结束一本书，真让人纳闷。这段叙述依然中性，既可以结尾也还有延续的余地。“长女艾蜜莉”这称谓的出现有一种“未完待续”的效果。你觉得这像是作者在书写时突然对这漫无止境的叙述感到厌烦和倦怠。于是他突然掷笔，让一个家族世代代的故事戛然而止，却又用“长女艾蜜莉”暗示了以后仍无穷尽的人物关系

与情节发展。

这是你在图书馆里找到的一本书。它像砖头一样厚重，被搁在图书馆某犄角的书架上。那书架紧挨着“历史／传记”类书籍的专柜，上面标明的类别是“其他”。

图书馆里的书籍类别划分得很细，加上管理员们的细心与执著，几乎每一本书都可以找到它们适当的位置。在那里，被归类为“其他”意味着被放逐。你相信那书架上的书籍必定都经历过许多管理员的轮番鉴别，或者他们也曾开会讨论，却都认为这些书的内容模棱两可，定位含糊不清，才一致同意让它们流落到这五层高的铁制书架上。

可这分明是一本未被翻阅过的书。印刷用的油墨几乎把书页都黏合起来，那是封存的凭证，它未被打开便已被决定了流放。

收藏“其他”类书籍的书架，被置于图书馆尽处最僻静的一个小房间。小房间是破旧书籍的收容所，里面也放置了不少多年来乏人问津的藏书，而放在“其他”类架子上的书本并不多。你手上这一本《告别的年代》被放在最低层，而且是最靠墙的一本，仿佛停放在时光的深处。蜘蛛在那上面一代一代地交媾，繁衍和死去；一只黄蜂抱剑死守在那里，尸体已被蛀空。那角落最惹尘，也最容易被遗忘或忽略。

可是现在你觉得它一直沉默地伫候在自己的位置，为的也许是有有一天被你发现。

第一章

1

杜丽安早已知道这是一部小说。是小说，而不是史册。因此她不像你读得那么认真。再说她拿到这书的时候，这书似乎尚不至于那么厚重。她在第 513 页第三段里放下手中的书本，对喋喋不休抱怨着热带天气的母亲说：“好啦别吵，我在读小说呢。”这句话里指的正是这本书，《告别的年代》。

这是小说里出现的第一个杜丽安。这么说也许并不正确，毕竟你拿到的是一本从 513 页开始说起的书。尽管我们知道佚名的作者对“杜丽安”这名字情有独钟，在这书里创造了好几个不同年代不同版本的杜丽安，以及其他意义近似的名字。但我们实在无从考究在前面遗失的五百一十二页里，是否也曾经出现过其他的，我们所不知道的杜丽安。

实在说，我们无法印证那五百一十二页的存在。

如果这真是一部小说，那么以“513”作为编排页码的起始页，很可能是一种古怪的表现手法。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你虽然年轻，却也略懂513这数字可能蕴含的涵义与暗示。那年国家大选，一向执政的国阵联盟失去了三分之二议席的优势。五月十三日那天反对党在都城游行庆祝，没想到引起暴乱、失火和流血。政府宣布紧急状态，在全国实施戒严四天。

你记得513曾经是一组禁忌的数字。即使在事件过去好些年后，人们在提起这串数字时，仍然习惯压低嗓门，用一种闷在咽喉，或顶多到达鼻子的声音，把它“说”出来。人们神秘兮兮的眼神和闪烁其词的表现一直令你不安，以致你每次打开这书，看见第一页右下方的页码时，都感到触目惊心，觉得那五百一十二张缺页暗示着空白与忌讳，有一种挑衅、质问，或不可告人的意思。

而5·13那天，杜丽安坐在她母亲的炒粉档那里读小说。她的母亲姓名不详，祖籍广西桂林，邻里街坊都喊她苏记，或炒粉婆。

阳光在给排列在赤道上的树木烫头发，柏油路上热气蒸腾。一只昨晚被汽车轮胎碾过的狗，烙饼似的，在路上干煎自己。

陈金海前天才死去。那是《荡妇迷春》在这锡埠上映的第三天，戏院里便闹出了人命。人们站在贴满竞选海报的电线杆下散播这新闻。而陈金海就在电线杆上的海报里微笑，像在熟练地否认一项不利于他的小道消息。

就在大选前夕，金海五金店的老板死在戏院楼上的前排座位上。那可是个好位置。金发荡妇的红唇丰乳盈满双目，让人看得喘不过